

Y1005
30

绿色小屋

(台湾) 张南 著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 曼 薛 亮
封面设计 晓 风
责任技编 王 颖

书 名 绿色小屋

著(编)者 (台湾)罗兰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综合大厦

邮编 518026

印刷者 广东潮阳市新华印刷厂

经销者 海天出版社

开 本 850mm×1196mm 1/32

印 张 4.25

字 数 110(千)

版 次 1998年7月第1版

印 次 1998年7月第1次

印 数 1-30000册

ISBN 7-80615-780-8/I·204 定价:8.00 元

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图字:19-1998-043号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继母进门那年，我十五岁。

生活中突然多了一些新奇的亲戚关系，在这以前，我们从不曾有这一类亲戚的。

继母的娘家姓纪，她自幼跟着她的堂兄长大。她的堂兄是一位退休的外交官，曾到过欧洲。现在我们照理应该叫他舅舅了。

继母回门的时候，是和父亲一同去的。过了一个月，才又带着我、大妹和二弟回去，说是让我们看看她的家。

到了那里，我才明白为什么继母希望我们认识她的家。她的家真是值得炫耀！

房子是坐落在意租界。精致的两层楼，大大的院落，种着花木。一进门是门房，专有司阍的人照应门户。往里走，上了几步台阶，进了一个饰着压花玻璃的门，左右两旁是大厅和客房，楼梯上铺着条毯，踩上去软软的；楼上是一些房间，漆的是奶白色。

继母带我们进了楼上内眷们用的一间小客厅后，便去请舅母和表嫂等人出来。

她们家的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比一个漂亮！

舅母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可是看上去只有三十岁左右。无论修饰举止，都一丝不乱。舅舅，我已经见过，继母结婚时，他是主婚人；高个子，有风采，也有威仪，是个不苟言笑的人。舅母说，他今天要晚一点才回来招待我们。

表嫂好像是为了配和这一家漂亮人物，千挑万选才选了来的。她的美丽和端庄有礼，也正是舅母的那种典型。她见了我们，先是依次寒暄，表示欢迎，然后开始拿出他们全家送我们的见面礼——一人一份锦盒，我们道过了谢，继母示意我们不要拆开，于是这些锦盒就原封不动地放在各人身旁的茶几上。

在这间垂着纱帘的幽暗的客厅里，我们局促不安地坐着，因为

这家人都那样规行矩步，我们也只好拼命地保持礼貌。我听说过，对新的亲戚是不能失礼的，虽然我们都是小孩子，可是他们既然拿我们当成人那样的尊敬着，我们也不得不端肃一些了。

佣人恭恭敬敬地送来茶、西点、南糖、莲子羹、水果；我们接过不同的瓷制或银制的容器，谨慎地道着谢，慢慢地食不甘味地尝着。不时地望着那被镂花窗帘遮挡着的院落，那边的大树慢慢地摇曳着，心里真想放下这些银匙瓷盏，跑到外面去跳跳闹闹。

继母一面和舅母低声地谈着，一面示意我们不要失礼。表嫂很殷勤的不时靠过来，向我问一两句学校的事。我回答着，闻着她脸颊上的粉香。

时间过得好慢，来了很久，那座静沉沉的英国座钟还只爬到四点。而继母说，要等吃过晚饭才送我们回去。今天为招待我们，舅母特地叫的登瀛楼的菜，我们是不能不领情的。

我们装做很有耐性的样子，直直地坐在椅子上，等着她们想到我们的时候，回答她们的问话。大半的时间，我们只能坐在那里，像看无声电影似的，看着她们细致的粉脸，低低地谈着我们所听不懂或根本听不到的话。

就在我们闷得无法忍耐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一个男人从楼下连说带笑地跑上来，那步子又长又快，紧接着上楼梯的声音之后，只听他“咚”的一声把那厚沉沉的门推开，闯了进来。

“喂，你们都来了，真好！真好！我早就想看看你们。”他说。

小客厅的空气一下被这个人搅得走了样子。那几个低声谈话的粉脸同时转过来，朝他责备地望着。

舅母第一个沉下了脸，说：

“宪纲！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！有客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被称做宪纲的这个人，闪着他明亮的眼睛，朝我们轮流地望了一阵，先是忍着 he 刚才的兴奋，但紧接着，他就笑了起来，说：

“哦，客人？”他笑，“哦，你们哪里是客人？你们是表妹和表弟嘛！”

他说着，笑着，朝自己指了指，说：

“我是表哥，我叫宪纲。”

舅母十分不悦地对他说：

“你安稳一点好不好？瞧瞧这一屋子人，只有你一个是这样大喊大闹的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！来！我给你们引见——这是大表妹，这是二表妹，这是表弟。这是你们的表哥，他叫宪纲。”

“哎！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。”他说，对我们笑笑，“你们就叫我宪纲表哥好了。”

说着，他走过来，把表嫂面前的莲子羹拿过来，也不用羹匙，就那么端在口边，喝了下去。

表嫂一面拦阻，一面抗议说：

“哎哎！这碗我已经吃过了，你有你的。你等等，我去替你要。你看！你也不用羹匙！”

宪纲表哥早已把莲子羹吃完，掏出一条手帕来擦着嘴，笑着向表嫂溜了一眼，说：

“有什么关系？像你们这样生活，麻烦死人了！”

表嫂赌气不理他，径自去收那装莲子羹的瓷碗。宪纲表哥却走到窗前去打开那乳白色的窗门。

随着窗门的打开，那一阵属于初夏的凉爽的微风，就漾了进来。屋子里立刻凉爽了许多。

“你一回家，就把家里搅得乱七八糟！”舅母说。

宪纲表哥没有回答，转过身来望着我们笑笑，说：

“看样子，今天你们要吃过晚饭才能回去了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表嫂在旁边说，“今天我们是特地请表弟表妹的。”

然后，我们看见表嫂低低地对表哥说：

“人家是新亲戚，说话要检点些。”

宪纲表哥仍然那么笑着，没有回答表嫂的话，却对我们说：

“我带你们看看我们的院子，好不好？”

二弟首先响应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说：“好！”

我和大妹也就跟着站起来，看了看继母，她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，点了点头，说：

“去看看吧！”

我们像得到特赦似的，随着宪纲表哥跑出去了。

到了外面，我才看清楚宪纲表哥的样子。

他的脸型、身材、和那有个性的鼻子，以及线条利落的嘴，都像大舅。那对眼睛的轮廓也像大舅，只不过大舅的眼神是凛凛然的，而宪纲表哥的眼神却总是带着逗人的笑。好像他听到见到的事情都有三分可笑。

他穿着一套白沙士汀的西装，而当他把我们带出客厅，经过他自己房间的时候，就把那西装上衣脱掉，扔到床上去了。

“见你们几个小东西，还要让我穿西装！真滑稽！”他对我们笑着说。

我们也笑了起来。

“我父亲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要全家人都守他的规矩。”他又说：“你表嫂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从今天早晨就嘱咐我，说你们下午来，要我穿整齐些。”

我们觉得和他好像一见如故，就开始问他每天做些什么事。

他耸耸肩，说：

“去年，我父亲让我念西语系，我去念了；今年，他说念西语系念不出名堂，要我念外交。”

“那你就去念外交了，是不？”我问。

他停了停，说：

“我没有去念外交，我不喜欢做官。”

“那么，西语系呢？”我问。

“被我父亲这一搅，我西语系也懒得念了。”

“那你就等于是什么都不做了。”我说。

“对了，我什么也没做。所以，你表嫂说我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。”他笑着，在马樱花下的一个石凳上坐下来。

“你的新裤子要弄脏了!”二弟说。

他摇摇头，笑着说：

“没有关系，这是我父亲给我买的。他有的是钱。”

“那你也不应该这样浪费!”大妹说。

宪纲表哥伸过手来，拍了拍大妹的肩膀，说：

“不要学小大人的口气!我本来不想穿这么讲究的衣服的。但是，他们不让我穿卡其布。那我只好把沙士汀当卡其布穿了!”

他说话的语气那样滑稽，大家又都跟着他笑了。

他又笑着说：

“我是个坏人，你们不要学我哦!”

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他解嘲，大妹说：

“其实，我倒觉得你很好。”

“因为我把你们带出了那死气沉沉的客厅，所以我很好，是不是?”

我们又笑起来。

“坏人的好处就是能使人发笑。”他说。

他真的是能使人发笑。从他一露面，我们就像遇到了一块磁石。紧紧地跟着他，笑个没完。

他开始给我们讲许多笑话。多半是他自己小时候怎样淘气的事。

笑话讲了不少，他又提议捉迷藏。大家出“手心手背”，结果只有大妹一个人出手心，我们都出手背，所以，大妹要做那个找人的，我们大家去躲。

讲好，躲的范围不许超出这个后园。

宪纲表哥把大妹的眼睛用一条手帕蒙住，我们开始分头去躲。数到一百的时候，大妹就要把手帕拿开，来找我们。

二弟第一个被找到，他躲在藤萝架下面。

第二个是我，我躲在假山背后。

但找来找去，却找不到宪纲表哥。我和二弟也开始帮忙大妹到处找，却始终找不到，不知道他藏在哪里。

正在我们疑惑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他唱歌的声音。那歌的调子有点古怪：

“我有一个绿色的世界，
那里有绿色的太阳，
绿色的月亮，
有绿色的小屋，
绿色的门窗。
在那绿色的床上，
有我绿色的姑娘，
……”

循着歌声，我们一路找去，却发现那歌声是从一个井里发出来的。

我们俯身看去，只见一个圆圆的约有六尺直径的井，上面盖着木盖。宪纲表哥把那井盖掀开一条缝，人却躲在下面的铁梯上。我们发现了，大声地笑着，向他抗议，说他不该躲到这里来。

“为什么不该呢？这里又没有离开后园！”他笑着从铁梯上爬出来。

“井里好凉快！”他说，这时我们才看见他手里托着一个西瓜。

“怎么会有西瓜？”二弟诧异地问。

宪纲表哥摇头示意，故做神秘地说：

“不要嚷！这是我的宝藏！”

他说着，把西瓜在我们手臂上轮流地碰了碰。

“好凉！”我说。

“这井里是天然冰箱。我的西瓜都放在这里冰。”他说着，把西瓜放在一个石桌上，轻轻一敲，西瓜就裂开了。

“吃吧！不要客气！”

我们嘻嘻哈哈地抢着吃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吃完，宪纲表哥让我们把瓜皮瓜子收干净。

“不要给别人知道！”他说，“免得别人来偷吃。”

我们又笑起来。

玩了一阵，大家的新衣服都弄脏了。

这时，继母房里的姜妈出来叫我们吃饭。

宪纲表哥打量着我们那一身弄脏了的衣服，皱了皱他那两道长眉，说：

“糟糕！我姑姑要骂你们了！”

“没有关系！”二弟说，“她是新来的继母，不好意思骂我们的。”

宪纲表哥点了点头，说：

“也对。不过，我可得去换一套衣服。”

大妹诧异地看了看他，说：

“奇怪！我们以为你什么也不在乎的。”

他笑了笑，说：

“你不知道，吃饭的时候，你们的大舅会来的。他最不给我留面子。假如他骂我，你们就会吃不下饭。”

说完，他把我们交给姜妈，自己跑上楼换衣服去了。

饭桌早已摆得整整齐齐。上面铺着绣花麻布的桌单。一色龙凤彩釉江西瓷的碗碟，乌木银头的筷子，四个大冷盘摆在中间，每人面前还有一个高脚的镂花银酒杯。

周围站着四个佣人。

舅母招呼继母坐在正中，因为她是新出嫁的姑奶奶，回到娘家，算是贵宾。然后，我们也依次坐在两旁。我们这几个弄脏了衣服的“贵客”，局促不安地坐下之后，继母用抱歉的口气说：

“刚才忘记告诉他们，别把衣服弄脏。”

舅母的眼睛故意躲开我们的衣服，客气地说：

“他们还小，是宪纲没有分寸。”

这时，大舅穿着夏布长衫，纱马褂，走了进来。

我们小心地站起来，叫了一声“大舅！”

他那凛然而漂亮的大眼睛向我们扫了一下，伸了伸手，说：

“坐！坐！”

他说着，自己先坐下来，我们也跟着坐下。

继母看了看大舅，说：

“大哥这套衣服很合身。”

大舅把马褂袖子轻轻地抖了抖，说：

“我们有喜庆事，还是穿中国的礼服好。”

正说着，宪纲表哥也来了。

一见他那模样，我们简直无论如何也忍不住要笑。

他也穿的是夏布长衫和纱马褂。那褐色马褂上的团花，一个一个的，都好像在逗我们笑。

他却好像很郑重的样子，迈着大步走过来，在舅母旁边下首的地方坐下去。

最后进来的是表嫂。她又换了一件衣服，是粉红色绣花的。

她先给大家斟酒。

斟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继母把我们的酒杯一个一个地倒转过来，扣在桌子上，说：

“孩子们不喝酒的。”

大舅向继母举了举杯，说：

“那边，一切都还好吧？”

继母也举起酒杯，说：

“还好，谢谢大哥大嫂。”

她把酒杯向舅母举了举，然后，放下酒杯，向我们看了看，说：

“孩子们都很听话。”

我们矜持地坐着，差不多连呼吸都不会了。

忽然，不知怎的，我一眼看见正襟危坐的宪纲表哥，脸上却沾着一小块青青的苔痕。冷不防，我想到他刚才从井里钻出来，一手捧着西瓜的那副样子，怎么也忍不住，竟“噗”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我连忙抽出手帕，掩住嘴，假装咳嗽，而大舅还是看出了我在

笑他的儿子。

这时，他偏过头去，用他凛然而又漂亮的眼睛，看了宪纲表哥一眼，发现了宪纲表哥脸上的苔痕，于是我听到他用那凛然的声音说：

“宪纲！洗洗脸去！”

宪纲表哥看了看我，忍住笑，掏出手帕，往自己脸上擦着。

“我说了，洗洗脸去！”大舅严厉地说，“这么大的人了，自己总也不知道把自己弄清爽一点，像个什么样子！”

宪纲表哥把手帕慢慢地折好，眼睛对着他父亲那凛然的神色望了一阵，蓦地站了起来，把椅子往后一耸，迈步向外走去。

“回来！”大舅说。

宪纲表哥站住了脚步，回头望着大舅。

“把椅子推好，放正！”

“我还要回来的。”宪纲表哥不知为什么，竟顶撞了一句。

大舅对宪纲表哥看了一会，然后，仍用他那凛然的平静的声音说：

“我想，你可以不必回来了。”

宪纲表哥站在那里，用他那对和他父亲非常相像但又非常相反的眼睛，对他父亲看了一阵，回过身来，把椅子推好。

我以为他要走了，但他却还冷静地把双手放在椅背上，对我们三个人轮流地望了一阵，仿佛他没有把他父亲的态度放在心上似的，对我们说：

“表妹，表弟，一会儿见！”

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三个长方形的小纸盒，递给二弟，说：

“这三件小东西，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。”

这时，表嫂在旁边说：

“我已经替你给过了。”

宪纲表哥看了看表嫂，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但是，我还是要给的。”

说完，他又在那里对我们看了看，才慢慢地转身了。

桌上的空气像要结冰一般，冷得令人刺痛。

我看了看舅母，她在轻轻地摇着扇子，我看不出她究竟是否有点难过，她脸上没有表情。

继母拿起筷子，为我们拣了几片鸡肉和卤肝，放在我们的碟子里。我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。道了一声谢，再坐下去。

好像我们这一点小小的动作，使凝结的空气活动了些。

大舅也开始拿起筷子，说：

“请吧！大家不要拘礼。”

而我们简直一点也没有胃口。

四个佣人站在我们的前后左右，使我们几乎忘记了怎样咀嚼，怎样吞咽；而且使我们即使拼命管住自己，也忘不了宪纲表哥走出去时的那个样子。

而那三个小纸盒，放在二弟和我中间的桌布上，我看得出，那是三个一模一样的蝴蝶牌口琴。

那正是我们梦里也想着的东西。我们可以带着它去旅行、去划船、去溜冰、去坐火车……

而我们在刚才那一阵紧张的空气中，竟忘记说一声谢谢表哥。

二

从继母的娘家回来以后，宪纲表哥就成了继母和我们之间的谈话材料。

“不要和宪纲在一起！”继母说，“特别是你们女孩子！虽然他是我的侄儿，但是，我一点也不替他遮掩，他是个不规矩的人。看那天，你们只和他玩了一两个钟头，就把你们弄得那样野，你们就该知道。”

我们听着，不敢为宪纲表哥分辩。

“他又不用功，不长进。”继母说，“你大舅让他去读外交，你看

他那份固执！说什么也不去！他是没有出息的。他小时候就没有出息，一天到晚拿着锯子锯木头玩，别人说，他只配当木匠。他从上高中的时候，就学坏了。时常不回家，打他、骂他，都没有用。”

“我看他好像很怕大舅。”我插嘴说。

“当面做做样子罢了。他谁也不怕。那天，我敢说，他一出了饭厅的门，就不会再回家了。”

“他到哪里去了呢？”二弟问。

继母沉吟了一会，最后还是忍不住说：“他外面有人。”

“有什么人？”二弟插嘴问。

大妹暗中推了二弟一下，说：“你不懂！”

继母看了看他们两个，说：“不要乱讲，那个妖精的名字叫陈绿芬，有人见过他们在一起，告诉我的。”然后，她对我说：“邵佩玉真可怜！嫁给宪纲，两个人面合心不合的。”

邵佩玉是表嫂的名字。提到她，我就想起她那带着香味的美丽的脸，和端庄的举止。

“那他为什么要娶她？”

“家里给介绍的。邵佩玉家里也是世代书香，所以，她才那样端庄懂礼。我们以为她会把宪纲表哥管好的。”

“哦！原来娶表嫂是为了要管好表哥的！”二弟插嘴说。

“听见没有？”大妹对二弟说，“假如你不听话，将来也娶个媳妇来管管你！”

大家叫着笑起来，继母也笑了。

我们觉得继母在我们这里，比在她娘家时，显得和蔼随便些。也许是因为我们实在太不懂礼的缘故，使她觉得在我们面前，一切排场都没有用武之地。

“大舅对表哥是很严格的，表哥的事情，我们都替他瞒着大舅。”继母说，“但是，他一点也不怕你大舅。他是没有出息的。”

继母下着结论。我们听着，怀疑着我们幼稚的判断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心里总觉得这个“没出息”的宪纲表哥是可爱的。我

想，唯一的原因，可能就是因为他那天把我们“救”出那闷死人的客厅，我们感激他，所以，我们就喜欢他了。当然，还有他送我们的那三只口琴。

在那天我们所带回来的礼物之中，有衣料，有文具，有金指环，有手帕，有小闹钟……，但我们最喜欢而且最常拿出来用的，却是这三只口琴。我们一有空，就把它们拿出来吹。吹各种的歌调，有时齐奏，有时合奏。然后，我们把它擦得精光闪亮的，放回纸盒里去。

继母有时嫌我们吵，就骂宪纲表哥不该买这种东西送我们。“总是不如邵佩玉会做人，”继母说，“邵佩玉替他送你们的，是真正的湖笔、徽墨和端砚，那才是送给学生的东西。”

我们听着，想到那被我们随手塞到书桌抽屉里的笔墨和砚台，我们是不懂得欣赏名产的。在我们看来，反正那都是一些文具而已，文具我们早就有，而且随时要用，随时可以买的。

每次，继母被我们的口琴吵得无可奈何而开始抱怨宪纲表哥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听到一些有关宪纲表哥的坏事情。例如：他有一次被大舅用脚镣锁起来，他却带着脚镣跳出去，雇了一辆洋车，逃走了。使全意租界的人都知道他们纪家有这种严酷的家法。

每当大舅打宪纲表哥的时候，宪纲表哥总是说：“你打好了！打死我，你就没有儿子了！”

“他是真正顽劣到极点了！”继母说，“当他因为顽皮而跌破手臂的时候，从来不肯抹药，就用一些灰土涂上去算了！”

继母一件又一件地数说着关于宪纲表哥的种种，似乎她的家里只有这一件事最让她放心不下了。她们纪家只有宪纲表哥这一个男孩，假如他不成器，那些家业和大舅的面子就都保不住了。

“宪纲只知道挥霍和浪费。他最会花钱，还不都是给了那个妖精！”继母说。

慢慢的，我们开始关心起宪纲表哥的事情来，我所关心的不只是他那些淘气的事情，还有继母所说的那个妖精陈绿芬。

三

那年夏天，时局荒荒乱乱的，人们都不能各安生理，日子显得很黯淡。又下了几场雨，街道上也很显得冷静。我们全家住在英租界寿德大楼避难。学校正放暑假，一天到晚无所事事。

那天，我正闷得无聊，忽然二弟跑来对我说：“我看见陈绿芬了。”

大家都对二弟发布的新闻感到兴趣，于是围上来听。二弟说，他看见宪纲表哥带着陈绿芬。

“你怎么知道是陈绿芬？”我问。

“宪纲表哥和我打招呼，告诉我的。”二弟小声说，躲过了继母的注意，“他们就住在附近。他说，让我们到他和陈绿芬的住处去玩。”

大家没有见过陈绿芬，所以对她有着好奇心。我们那时虽都是不大懂事的孩子，对男女之间一些离奇复杂的故事，却也喜欢去探索。于是我们三个人便决定借口出去散步，去看看继母口中的妖精——陈绿芬。看看她究竟比邵佩玉好在哪里。

英租界地方大半都很幽静，只有宪纲表哥找的这个地方不幽静。他住在一家营造厂里。厂里堆着大大小小的木材，几间厂房里，有不少工人在锯木头。天刚下完雨，那些木材湿漉漉的，闪着黄色的亮光。地上到处都是刨花和锯末。

我们问了问工厂的门房。转弯抹角地到了厂房的后面，找到一间小小的木屋，那木屋油着绿颜色的油漆，玻璃上挂着绿颜色的窗纱。没等我们敲门，宪纲表哥就开门迎了出来。跟在他后面朝我们笑着的，该就是陈绿芬了。

陈绿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妖里妖气。但她确是一个漂亮的女人。身材皮肤不用说，单是她那一双剪水双瞳，和那线条柔和而又丰满的嘴唇，就会使你对她目不转睛。而她那一脸天真而又亲切的笑容，更使你忘记没见她以前的那点不屑与敌意。

她穿着一件花繁叶茂的印度绸衬衫，下面是一条白卡其布的裙

子，只有一边开叉，显得她摇曳生姿，那时候，女人还都是只时兴穿旗袍，穿洋装的人很少，所以，我们未免又多打量了她几眼，宪纲表哥看到我们注意陈绿芬，就笑着说：

“不要看她，她是个怪物。”

“怪物”朝着宪纲表哥妩媚地笑笑，然后招呼我们进来，让我们找位子坐。

他们这间小屋里，有一张床、一个衣柜、一张小桌、一个小茶几、两把藤椅，而我们宾主一共五个人，一时不知该怎样坐才好。

陈绿芬见我们迟疑，就跑到后面去，找了几个草做的蒲团，放在靠窗的地方，让大家随便坐。

我们觉得很新鲜，抢着去坐在草蒲团上。

陈绿芬从小桌上拿来一个小小红色福漆的捧盒，打开盖子，让我们选里面那些好吃的东西，我们发现，里面是酸枣、糖花生、榛子和麦芽糖。

宪纲表哥说：“吃点吧！这都是小孩子吃的东西。”

陈绿芬露出她雪白整齐的牙齿，笑嘻嘻地向表哥看了看，表哥就接下去说：“她自己是个好吃鬼，一天到晚都在吃零食！”

陈绿芬笑着，让我们每人选了一样。她自己也拿了一颗榛子，把壳咬开，用手剥着，然后问宪纲表哥：

“今天该谁煮饭？”

“该我。”宪纲表哥不加思索地说。

“可是，今天有客人，还是我来吧！”陈绿芬倚在小桌前，大而黑的眼睛一闪一闪地说。

“好，那就你来。”宪纲表哥说，“等下吃完了，我洗碗。”

陈绿芬对我们笑笑，说：

“今天不许走哦！看我表演我的拿手菜！”

我们说，我们是出来散步的，不能不回去吃饭。

“没有关系。”宪纲表哥说，“等一下，我送你们回去，就说我在外面碰见了你们，请你们吃馆子去了。好不好？”

他一面把陈绿芬往后面推着，一面说：

“打三碗米！记着：一碗米出三碗饭，你吃一碗，我们每人吃两碗。要先把煤球炉门打开，要不，火上不来，饭就不好吃了。”

陈绿芬答应着，往里面走去，用她那摇曳生姿的步骤。

陈绿芬去煮饭的这一刻，我们开始研究宪纲表哥，六只眼睛一起集中在他那线条优美的脸上。

见我们注意他，他先从眼睛上笑起来。黑眼瞳映着周围的淡蓝，笑的时候，一闪一闪的。他的两道眉毛，简直就像漆刷的一般，又黑、又长、又爽利！我们望着他，他望着我们，大家把要说的话忍在心里，只剩下笑意在脸上盘旋。

于是，他说：

“我是个坏东西，是吧？”

大家都爆笑了起来。

“陈绿芬更是个坏东西！”

他向后面望了望，陈绿芬正一面擦手，一面从后面走过来。她显然已经听到了宪纲表哥的话，大眼睛一闪一闪地笑着，点头说：“唔，我更是个坏东西！”

在宪纲表哥和陈绿芬那胸无城府的笑声里，我们开始忘记继母嘱咐我们不要和宪纲表哥接近的话，反而觉得轻松起来了。

在轻松的心情中，我们觉得那为孩子们所喜欢的酸枣、糖花生和榛子等等，可以容我们毫不造作地伸手去拿来吃，觉得坐在松松的草蒲团上的风味很像在野外捉蚱蜢。宪纲表哥一个又一个地说着他那永远说不尽的笑话，让我们又要忙吃，又要忙笑，热闹得不得了。

而陈绿芬前前后后地走着，穿着花繁叶茂的印度绸衬衫，和单面开叉的窄窄的裙子，那轻松随便的样子，好像烧饭是一件快乐高雅的玩意。

她把青椒拿过来，坐在椅子上，把一只红花的磁碗放在腿上，慢慢用小刀把青椒的籽和筋刮掉，把好的和不要的分成两组，放在浅